



名师导读美绘版

蟋蟀

任大霖

著

王廷波 导读



■ 提升青少年审美品位的百年经典

■ 全国百名特级教师真诚导读

■ 谢冕、周国平、王泉根、曹文轩、朱永新

联袂推荐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名师导读美绘版

任大霖

著

王廷波 导读

蟋蟀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蟋蟀 / 任大霖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6

(暖心美读书: 名师导读美绘版)

ISBN 978-7-5354-9504-4

I. ①蟋… II. ①任…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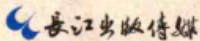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1845 号

责 编: 杨 岚

责任校对: 陈 琪

整体设计: 一壹图书

责任印制: 邱 莉 刘 星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2.5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1 千字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001	017	022	031	037	043	052	057	063	074	079	088	099	108
蟋蟀	芦鸡	渡口	两个小渔夫	阿蓝的喜悦和烦恼	风筝	牛和鹅	多难的小鸭	打赌	固执的老蜘蛛	冬妹	灯笼	丢了灵魂的人	山里红
116	130	138	147	151	159	170	177						
我的朋友容容	老法师的绝招	猫的悲喜剧	礼物	失物招领	失去的蛙声	补交的作业	飞碟迷杨军						



蟋蟀



这一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热，我们溪岭乡虽说是个山乡，白天也闷热得叫人受不了，你浑身脱个精光，只穿条短裤，汗水还是直淌。要到傍晚太阳落了山，方才有风打北干山那边吹来，凉飕飕的，夹着苦艾和松树脂的气息。早早地吃过晚饭，穿上件白布衫，腰间插把蒲扇，我们就到周家台门前斗蟋蟀去了。

这个夏天我玩得挺痛快。因为刚从小学毕业，考过了中学回家来，没有什么暑假作业；合作社社长振根叔也没有来叫我去参加劳动。我趁着这个机会，白天不是游水就是钓鱼，夜里就捉蟋蟀，当然，有时候也帮哥哥做些不费力气的事情。

有一天，福兴和小阿金斗蟋蟀，两个都是“大王”，咬得挺凶。我挤在人堆里，看得正起劲，忽然被人撞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只见徐小奎站在那里。他说：“吕力喧，快跟我走！”

我问：“什么事？”一边问一边跟他走到大枣树底下。他站下



来，从布衫里掏出两封信，“这封是你的，这封是我的，我刚从邮政代办所拿来的。”

我很快看了看信封，知道是从中学里寄来的。我马上撕开口，掏出一张油印信，然后用眼睛很快在信上溜了一下。

“怎么样？”徐小奎凑过来问。

“没取上。”我平静地回答。

“你没取上？”徐小奎叹口气说，“那我的信就用不着拆了。”

我夺过徐小奎的信拆开一看，果然也没取上。徐小奎说：“都没取上。你看怎么办？”

这时，我看见史小芬站在那边。史小芬是合作社社长振根叔的女儿，比我们早毕业，早就参加农业生产了。我故意放大声音说：

“怎么办？自然是安心参加农业劳动呀！我保证为祖国多生产粮食，争取做徐建春第二！……”

可是嘴上保证总是比较容易的。第二天清早，当哥哥把我从凉榻上推醒的时候，我接连打了两个呵欠，不耐烦地说：

“干吗？大清早，也不让人多睡会儿。”

哥哥说：“照我们合作社社员看，天已经不早了。用凉水去抹抹脸，清醒一下吧。从今天起，得早些起来，振根叔已经把你



分配在我的生产队里了。”

我跳起来，马马虎虎擦了下脸，拿上顶草帽就跟着哥哥走了。

路上哥哥告诉我，今天合作社开割早稻，先割那二十亩千斤田，这对周围的互助组和单干户是有示范作用的。他说，社里能割稻的人全得参加，要割得快，割得好，不能糟蹋谷子。哥哥还说（大概是吓唬我），要是我不会割稻，可以去带领孩子们拾稻穗，拾稻穗也给记工分的。我向他白大眼睛，说：“谁高兴拾稻穗！虽说我没有割过稻，可是我一拿上镰刀就能熟练的，我保证不比你割得差。”

到了田头一瞧，嘿，人可多哩！他们已经在割了。史小芬也把裤脚卷得高高的，弯着腰在割。我走到田塍头，看见赵大云和徐小奎站在那里。赵大云和我们同班毕业的，但是他没投考中学，他早就决定要在家里参加农业生产。

一会儿，振根叔来了。他先把我们打量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没有做过庄稼活，今天倒要考考你们了。”

我很快回答说：“振根叔，我保证考得上。去年暑假我帮互助组割过一分田的稻哩！”

赵大云没有说话，徐小奎把士林布衫的袖口卷了又卷，就这



样，我们开始割起稻来。

我素来是个胆大的人，我一边割着，一边还觉得自己割得挺不错。我记着哥哥的话，稻秆握得松一些，镰刀握得紧一些，手臂要灵活，一挥一簇，挺利落的。我斜眼看了旁边的徐小奎一下，嘿，他落后了，足足落后了五六尺远。后来，我看见他站在那里，在石块上磨镰刀，一定是刀口碰钝了。我割了一会儿又回过头去，看见徐小奎还是站在那里，又卷起布衫袖口来了。我一看就知道他是“考不上”了。我早就料到是这样的。徐小奎从小被他妈妈娇养惯了，除了割割羊草，什么活也干不了。我一边想，一边更加熟练地割起来。我相信，我是三个人里面割得顶好的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从我脚下跳出了一只蟋蟀。我看得明明白白，那绝对不是一只牛屎蟋蟀，而是一只真正的蛇头蟋蟀，可是跟牛屎蟋蟀一样大。

我扔下镰刀，扑过去捉住了那只蟋蟀。想不到它狠狠地咬了我一口，我手一松，它就从手指缝里钻了出去。我想，嘿，小宝贝，你是逃不了的，这里没有什么石头缝。谁知道它三跳两跳，跳到我刚才割下的一簇稻秆旁，一下就钻了进去。我火了，捧起稻秆来就抖动，后来甚至把稻秆在地上打了几下。这小家伙终于跌了下来，乖乖地被我抓进了手掌。我一边说：“小宝贝，别乱钻，我要封你做黑须大将！因为你的须很长。”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个



随身带着的小竹筒，把“黑须大将”关了进去。可是当我站起来回头一看，虽说我是个胆大的人，也不能不慌乱起来——合作社社长振根叔就站在我的背后。

“你在做什么？”振根叔微笑着问。

我觉得自己的耳朵根发热了，可是我还是很快地回答说：

“一只大蟋蟀，振根叔。这一定是只蛇头蟋蟀，它的牙齿有毒。它能把福兴的红头大王打败的！……”

“蟋蟀很好玩，我从前也挺爱斗蟋蟀。吕力喧，我看，你还是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吧，”他指指后边，“拾稻穗我们也记工分的。”

我急了，就说：“振根叔，我不去拾稻穗，我要割稻。我……我保证以后不再在田里捉蟋蟀了！”

振根叔笑着说：“不在田里捉蟋蟀了，那很好。可是我刚才检查了一下你割过的稻，你割得很快，只是有些稻还原封不动留在地里哩！”

我说：“我保证再耐心些，我会学习好的。”

振根叔说：“我们要让你学习的，可是今天不行，因为这是千斤田，是有示范作用的。等别的田开割的时候，你再学着割吧！”

结果我被赶上了田塍。幸好，徐小奎和赵大云也已经坐在那里了。

“怎么样？”我说，“好像我们三个人的运气都不怎么好。”



徐小奎朝我摇摇手，他轻轻地告诉我：“别说风凉话。赵大云脚踝割开了，血流了好多哩！”

我一看，嘿，赵大云真的受伤了。在脚踝上贴着一张观世音草的叶子，血还从叶子下往外淌。

我问：“怎么弄破的？”

赵大云咬咬嘴唇，用手指抹下一大滴血。他眼睛望着田里，低低地说：

“是镰刀割开的。大概是握刀的手势还不对，所以割起来就怪别扭的。”他伸出手，装成握着镰刀的样子，在空中挥了几下。接着，又握紧拳头，在自己腿上捶了一下。

就这样，我们只好去拾稻穗，而且是跟一些小孩子们在一起。最使我难受的是：史小芬就在我们近旁割稻，她熟练地挥着镰刀，嚓嚓地割着，当她放下一束稻秆时，还站直身子，把辫子从胸前摆到背后，扭过脖子朝我们笑了一下。

这一天，刚吃过晚饭，我就径直去找福兴。

我说：“福兴，走，我们斗蟋蟀去！”

福兴说：“怎么？又捉到了吗？”

我把蟋蟀盆的盖掀开一些，让他看了一看。“这是我新封的黑须大将，是一只真正的蛇头蟋蟀，它的牙齿是有毒的。”这时我稍微撒了一些谎，“我看见一条蛇盘在那里，在蛇的身旁捉到



了这只蟋蟀。”

“真的吗？那可有一场大战了！”福兴又兴奋又担心地说，“不过，我的红头大王也不是好惹的，它已经咬败过十二只蟋蟀了。”

我说：“你的红头大王碰到蛇头蟋蟀，就要吃瘪了，因为蛇头蟋蟀的牙齿是有毒的！”

人们都围拢来了，我们就在周家台门前斗起蟋蟀来。我用引草在我的黑须大将面前一引，它立刻张开一对刀牙，咔咔叫着，向前冲去。黑须大将冲到红头大王面前，两员大将立刻咬住。红头大王用牙齿一掀，我的黑须大将就扑地被摔出了盆子。人们发出了失望的声音。等我从地上把黑须大将放回盆子时，它的两只刀牙已经合不拢了，一条腿也跛了。我把引草在它面前一碰，它回身就逃。大家哄地笑了起来。史小芬朝我撇撇嘴说：“嗨！什么黑须大将，牛皮大王罢了！”

说老实话，这一场耻辱，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我坐在枣树下，眼睛望着对面的北干山峰。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风吹来，凉飕飕的。我就一个人这么坐着，不想回去。

徐小奎来了，他坐在我的身旁，开始来安慰我：“别难受了。那不是真正的蛇头蟋蟀，不值得可惜……”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声音使我难过起来。远处，一只猎头鹰在叫：“哇！哇！……”声音在山谷里回旋。



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我说：“无论如何，今天这口怨气我是一定要出的。我就是去翻棺材板，也要捉个真正的蛇头蟋蟀来。不斗败福兴，我绝不甘心！”

徐小奎说：“我可以帮你的忙。你知道吗？我们屋后的那块坟地上，一定有蛇头蟋蟀，我每天晚上都听见那里的蟋蟀叫得响成一片。”

我说：“真正的蛇头蟋蟀不是什么时候都叫的，它在二更时叫两声，三更时叫三声，五更时叫五声。”

他说：“那我们就在天黑时去捉。不过，我妈妈要是知道了，一定要骂死我的。她说过，那块坟地上有鬼。”

我不觉打了个寒噤。我说：“我不相信有鬼。你妈妈那里倒容易办，天黑了你悄悄溜出来就是。徐小奎，说到做到。我们今天就动手，捉住了蛇头蟋蟀，算是我们两个人的。”

徐小奎被我说得兴奋起来，他一口答应了。像这样痛快地决定去干冒险的事，在他是挺难得的。

天黑以后，我的哥哥到合作社办公室去开会，我就偷了他忘记带走的手电筒，悄悄地溜到徐小奎家门口。十分钟以后，我就和他往坟地去了。

天空中满是碎云，半圆的月亮时隐时现，周围非常寂静，只有青蛙偶尔呱呱呱呱地叫几声。在远处山谷里，一只鸟在怪声地



叫着，很像是一个孩子在哭。

我的汗毛直竖了起来。我叫了一声：“徐小奎！”

徐小奎靠着我，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我感到他的手是冰冷的。当我们走到坟地边上，月亮完全被云遮住了。我们就蹲下来，静静地等着蟋蟀叫。这时，风好像吹得更大了，我虽然把布衫的纽扣全扣上了，还是有些冷。一阵风过，左边那一块长长的茅草地里就发出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徐小奎睁大了眼睛，不断地盯着那些坍了的坟墓，我知道他一定害怕得很厉害。

我说：“奇怪，一只蟋蟀也没叫，是不是因为天凉的缘故？”

徐小奎说：“也许今天不会叫了，我们走吧！……我好像有些不大舒服……”

我知道他在懊悔了。说真话，我自己也希望早些回去，黑漆漆的蹲在这块坟地边上，是很不好受的。可是为了壮胆，我故意轻松地说：“要是真的有鬼出来，我可不会对他客气的……”

我的话没说完，左边洼地上的茅草丛里突然“噗”的一声，一只鸟飞了出来，把我吓了一跳，背上黏黏的，出了一身冷汗。

徐小奎拉住我的手，低声说：“快回去吧，我害怕……”

我紧张地说：“别响！”只听见茅草里发出嚓嚓的声音，就像是一个人在迈着大步，慢慢踱着似的：“嚓——嚓——嚓——”

我的头嗡嗡作响，心几乎也不跳了。徐小奎整个身子抖动了



一下，忽然回头就跑。他跑得那么快，就像什么怪物跟在他背后似的。他在一个土堆上绊了一下，马上又爬起来，向家里跑去。

一会儿，茅草里的声音没有了。我正想拔脚逃走，背后却又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这时，我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我自己也不知当时是哪里来了一股勇气，只记得我回过身去，打亮了手电筒。在电筒光里，我看见一个人向我走来。那人走近了我，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低低地说：

“吕力喧，你在这儿干吗？”

这时候，我的心才又跳动起来。我疲乏得要命，就一屁股坐在地上，长出了一口气，然后说：“好家伙，赵大云，你可把——你可把徐小奎给吓坏了！”

赵大云笑了一下说：“想不到我们会碰头的。”

我说：“你在这儿捉蟋蟀？”

赵大云说：“谁这么高兴，还捉蟋蟀？”

原来他在这里是割茅草的。我们这里柴火缺，茅草晒干以后就可以当柴火烧。可是，当我跟着赵大云到割草的地方去看了一下以后，我就知道他在这里割草不光是为了烧柴，这里边一定还有别的道理。这一带的茅草长得很茂盛，有半人高，跟稻子很相似。赵大云已经割完一大片，割过的地上都光溜溜的，一根茅草也不剩；割下的草捆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地上，跟稻田里收割下的稻捆





一样。很明显，赵大云是在这里学习割稻子，因为他也刚从小学毕业参加农业劳动，他割稻的本领比我高不了多少呀！

“嘿，你是在这里练习割稻的手艺呀！”我向赵大云说。

“就算是那样吧，”赵大云停了一会儿说，“我过去跟你一样没有割过稻，不学习怎么能会呢？”

“白天那样忙，我要拾稻穗，又要帮助妈妈打水，喂猪，哪有时间呢？”赵大云回答道，“再说，这是我学习割稻的笨办法，要是给人看见了，怪不好意思的……”

他嘱咐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答应除了徐小奎之外，不给任何人讲。我说，徐小奎一定认为今天遇到鬼了，为了破除他的迷信，我必须讲。

赵大云同意这样。然后，他把割下的茅草捆收拾到一起，我们就一起回家了。

后来，二十亩千斤田割完了，其他的早稻田也开割了。我们又拿起镰刀，在振根叔的监督下“考”了一次，结果，我仍然没考上。这一次，我根本没在田里捉蟋蟀，连脚旁的一条泥鳅我也没碰一下。我十分专心地割着。可是振根叔说，我割得仍然很毛糙，简直没有进步，甚至比上次更差。要是都这样割法，我们的产量至少也得打一个八五折。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赵大云，说他进步快极了，说他割得仔细、利落、合规格，足足可以评上九分！



他说：“这才是真正的高小毕业生哩！”就像我是个冒牌货似的。

徐小奎呢，从那天晚上逃回家后，接连病了三天，我把赵大云夜里练习割稻的事告诉他，他还有点不大相信。他妈妈背后把振根叔痛骂了一顿，说是他把徐小奎逼得太厉害了，大热天硬要一个孩子去割稻，急出了病。从这以后，就再也不让小奎来割稻了。

不久，赵大云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社员了，每天晚上跟大家一起评工，开社员大会时偶尔也发表一些意见。我呢，还是干些不三不四的零活，有时随着社员们学着割割稻，有时车车水，评工时只捎带着给记上一二分，早晨和晚上，我还是到处捉蟋蟀。

一天傍晚，我们都在周家台门前闲聊，赵大云刚从河边洗罢脚回来，他从袋里掏出个火柴盒子，笑着说：

“我也捉到一只蟋蟀，不知道有没有用场？”

我们都奇怪极了，我说：“咦，赵大云也捉蟋蟀，那么狗也会捉耗子了！”

徐小奎说：“你捉到的是什么蟋蟀？是蜈蚣蟋蟀，蜗牛蟋蟀，蛇头蟋蟀，还是别的？蜈蚣蟋蟀身子是红的，挺厉害，可是怕蜗牛蟋蟀，因为蜈蚣是怕蜗牛的……”

我打断了他的话说：“别跟他缠了，他第一次捉蟋蟀，懂得什么！让我们看一看他的蟋蟀吧，也许根本不是什么蟋蟀，只是只灰蟑螂哩！”